

文化体验游 好看更好玩

本报记者 赵 珊

感知文化旅游的最好途径是身心体验，日益兴盛的文化体验游满足了人们“求新、求奇、求知、求乐”的愿望，深受游客喜爱。科技创新更为文化体验游提供了强大动能，文化体验游与科技的融合，为游客营造出身临其境和心临其境的完美体验，也成为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力量。

文旅体验渐热

近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了首批16家北京市文化旅游体验基地。其中，北京同仁堂知嘛健康零售店·食·养·医现代中医体验基地，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合，构建了烘焙坊、茶饮坊、咖啡坊、四季厨房等体验和消费的场景，易于游客了解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四季养生理念。这里已成为北京旅游的新热点，吸引许多游客前去拍照打卡。

此次北京文化旅游体验基地为广大游客体验首都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更为多样、个性的选择。在北京风雷京剧团，游客不仅可听到关于京剧历史、服饰、道具等方面的讲解，还可欣赏京剧表演、学习京剧动作、体验京剧服饰和京剧妆容，全方位感受戏曲艺术的魅力。

山东济宁的文化圣地体验游、国学经典研学等线路和开笔礼、拜师礼、成人礼等体验游深受游客喜爱。人们踏上文化圣地体验之旅，走进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之一，沿着孔子孟子的足迹，探访儒学之源，体验圣地儒韵。

贵州安顺是传统旅游城市，拥有黄果树、龙宫、屯堡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长期以来过度依赖门票，如今安顺正从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转变，从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跨越，安顺蜡染馆、娄湖艺术中心、沉浸式光影演艺《夜书·今生缘》、实景演出《虹湖之夜》等体验游项目已成为安顺旅游的新亮点。

领略文化魅力

体验游的吸引力是文化的魅力。很多传统的旅游资源场所经过文化创新后，散发出新活力，让更多游客有了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创新文化的渠道。

北京敬人文化纸文化乐园体验基地整合现代技术和传统技艺，游客可参观触摸各种纸材、亲手制作手工纸灯、团扇等作品，在虚拟化电子传媒盛行的今



演员在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表演。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游客在河北邯郸天保寨景区“3D星空体验馆”拍照。郝群英摄（人民视觉）



游客在江苏南通科技馆体验VR海底漫游。许从军摄（人民视觉）

天，这种体验更能引发纸张所带来的亲切感。北京红星二锅头酒非遗文化体验基地融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酿酒的体验，游客在亲手酿造新酒的过程中，感受老北京的京味文化。

2020年国庆期间，江西瑞金的“浴血瑞京”等互动体验式红色旅游景区接待游客占瑞金总旅游人次的80%，促进了红色旅游转型升级。“浴血瑞京”是赣州首个大型红色实景演艺项目，是江西省首个大型实战演艺项目，全景式展示了瑞金的苏区历史。

2020年被列为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的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为游客提供了沉浸式体验的好去处。街区所有景观都是唐风古韵，除了《再回长安》等常态驻场演出外，步行街上还有许多小型舞台，晚上有杂技、曲艺、民乐演奏等演出，集文化、表演、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往来游客置身其中，一秒间穿越千年梦回长安。

科技创新体验

沉浸体验为文化旅游开辟出崭新的路径，科技创新更是为文化旅游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科技破解了文化旅游在时间空间的局限，并通过线上线下融合，营造出沉浸式文旅消费新模式，旅游不仅好看更加好玩，游客融入情境中，大呼过瘾。美团大数据显示，沉浸式文旅体验已成为各年龄段人群特别是年轻人能接受、愿参与的时尚休闲娱乐项目。约有75%的相关消费来自20岁到35岁的年轻人，他们对体验感、故事性、游戏性、艺术感、夜游等元素非常感兴趣。

科技让红色旅游真正“活”起来。沉浸体验拉近了游客对红色旅游的情感。瑞金在不改变革命旧址现状的基础上，运用AR、VR等新技术，整体提升叶坪、红井等主要景区的布展水平。游客们惊喜地发现，革命历史融合现代科技，从聆听历史到触摸历史，从游览历史到体验历史，大大增强了融入感。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通过4D全息投影、多通道投影、虚拟现实等技术，搭建沉浸式体验，让游客沉浸在特定情境、氛围与主题中，各种视听效果全方位作用于身心。

目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游有沉浸式街区、沉浸式主题公园、沉浸式博物馆、沉浸式演艺、沉浸式展览、沉浸式灯光秀、沉浸式体验馆和沉浸式夜游等丰富多样的内容，将成为文旅消费升级的强劲动力。

壶兮福兮

牛放

前不久读李敬泽先生的散文《壶碎》，让我的心情不能平静。

文中讲述了一个故事，二十多年前，某先生无意间打碎了某教授的一把紫砂壶。当时“只见主人微笑：‘先生欠了我一把壶，日后要拿一瓶好酒来还。’宾主相视一笑。主人顾自取了笤帚簸箕扫去碎片，先生顾自看书。那一日，宾主尽欢”。这一刻壶碎得云淡风轻，数年后却是另一番景象。后来，主人知道打碎的紫砂壶乃是紫砂壶大师顾景舟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壶不断升值，主人几乎陷于崩溃。

这篇散文以教授的壶已经碎裂，市面的壶不断升值为背景，反映出壶升值人生贬值的反差。主人放弃壶的审美，将注意力全部放在金钱上，远离了壶的本质。

说来也巧，前两年我也打碎了一把壶，而且与紫砂壶大师顾景舟或多或少也有些关系。中国是茶文化深厚的国家，盛茶的器皿也蔚为大观。其中，高品质的茶具尤以景德镇瓷器和宜兴紫砂壶为极品，而紫砂属陶，较之瓷器更具古风，也因此形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紫砂壶文化。

紫砂艺术不过短短五六百年历史，却逐步形成了独有的陶瓷艺术，毫不逊色地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究其原因，就是它以传统文化为源，茶文化为媒，工艺美术为根，强调中国文化元素，其灵魂便是人文趣味。北宋苏轼住宜兴时，喜欢提梁式砂壶（东坡壶）；明代文人吴颐山的书童供春，多年侍读，受到文人习气濡染，创制“供春壶”；清代名手杨彭年干脆与文人陈曼生合作，由陈设计式样，杨捏制，再由陈于壶身刻制书画，最终入窑烧制成壶（曼生壶）……宜兴紫砂以传统金石书画为主题，构成壶的重要元素，再赋予工匠的嵌、绘、彩、釉、塑、漆、雕、镂等高超技术，文雅之气弥漫于器形。由于精妙的艺术素养和熟练的专业技巧，以及对泥料性能的深入了解和窑温的准确把握，其紫砂器形自有一股不可模仿的气质神韵。

紫砂艺术和文人的结合，大大丰富了紫砂艺术美的深蕴内涵，构成如诗如画的风格，使紫砂艺术品极大地增加了中国文化含量，具有博大精深的底蕴。

我不是附庸风雅之辈，却也是爱好紫砂壶的真人，自然也喜欢简单收藏。之所以简单，主要是囊中羞涩，并不刻意，全凭机缘，只要偶尔能淘得一二价格实惠的真品，也是不亦乐乎。

幸运的是，我失手跌碎的那把紫砂壶居然有了柳暗花明的奇遇。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元旦过后的一日周六，天高日暖，我去一诗人朋友开的茶铺里喝茶聊天，无意间谈及壶碎之事。她细问是哪位师傅做的，我说是包荣军先生的“劲竹提梁”壶。她见我甚是心痛惋惜，便神秘地告诉我她虽是成都人，却在宜兴的铁路医院工作了很多年，跟紫砂二厂的师傅们都熟悉，包先生正是她的朋友。于是她马上热心地与他联系，说明原委，包先生居然感念于我这个未曾蒙面的“知音”，欣然允诺专门为我做一把同样的壶赠我。这个意外的惊喜让我乐呵了好多天呢！原来，顾景舟的徒弟是徐汉棠，徐汉棠的徒弟是徐元明，徐元明的徒弟就是包荣军。呵呵，居然是顾景舟的一脉嫡传，我真是太幸运了。

劲竹提梁壶，真是一把好壶！竹子，虚心，有节，这不正是中国的工匠精神吗？至于价格，不也正是这种精神锻造的市场认同度吗？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壶，爱对了就是福气，爱错了就是邪气。

冰雕玉琢庐山雪

江初昕文/图

相对于北方，南方下雪更多了些许惊喜和浪漫。地处长江沿岸的江西庐山，每年降雪似乎来得更早一点，下雪的消息不胫而走，游客们纷纷上山赏雪，一睹庐山银装素裹的美景。

雪天，庐山虽没有春的翠、夏的绿、秋的艳，却处处透露出古典的诗意，如一幅清淡相宜的水墨。披上圣洁的雪衣，银装素裹下的丹崖翠瓦分外迷人，冰雪世界里的玉宇琼楼宛如仙境。

庐山湿度大，云雾多，冬季容易形成雾凇。雾凇是由于雾中无数零摄氏度以下而尚未结冰的雾滴随风在树枝等物体上不断积聚冻结而成，为白色不透明的粒状结构沉积物。庐山雾凇奇观令人惊叹，雾凇组成的冰花世界，点点滴滴镶嵌在草木之上，结成各式各样美丽的冰凌花，有的结成钟乳石般的冰挂。

庐山多常青的松柏。雪花飘落时，在树枝上垒起一团团棉朵，四周镶着绿边儿，层层叠叠，错落有致。轻击树身，你就知道李煜词中的“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中的“如雪乱”，是如何的贴切了。雪停日出，树上的积雪

慢慢融化，黄昏后，滴滴水珠便在绿枝间垂成千万根晶亮的冰条，将树木装饰得富丽典雅。

因为朝着浩淼的鄱阳湖，这里成了一道强劲的风口，遒劲的寒风把山下的雾气席卷而来，所以含鄱口的雾凇颇为壮观。由于树木随着风力的作用，多为倾斜，满树再挂满了冰挂，树木愈加倾斜了，但庐山的松树是经得住这寒风冰雪的考验，咬住青山不放松，把这么美丽动人的景致留给了游人。

相对于含鄱口的大气磅礴，如琴湖的雾凇就显现出她的玲珑秀美。在如琴湖观看雾凇别有一番情趣。湖水水汽氤氲，上下翻腾，眼前白蒙蒙的一片。再看湖心的亭子，倒影在湖面上，却多了一份朦胧的韵味。最让人眼花缭乱的是沿岸树木上的冰挂了，绿色的松枝被这洁白剔透的冰花层层包裹着，就像琥珀般的玲珑可爱了，加之湖面上升腾的水汽，隐隐约约之中仿佛置身于天庭世界了。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庐山分外妖娆，这也正是庐山冬日风光的奇妙之处。

地坛的怀念

君竹

站在车流如梭的北京街头，冬日的暖阳正将金灿灿的光芒洒在建筑物、街道和行人身上，沐浴在这片阳光里，我心中有了明亮的暖意。在路人的指点下，我终于看到马路对面不远处，那座雕梁画栋的阁楼和耀目的朱红色门壁上的牌子，是了，正是地坛公园。

我对地坛的向往缘于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虽已读过多遍，但百读不厌。我不知自己是地坛的幽静安详所吸引，还是被史铁生泛着灵性光辉的文字所感染，早已决定要找机会去拜访地坛，拜访史铁生，虽斯人已去，空留苑囿，可我想在那园子里，多少会找到些故人的踪迹吧。

“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这是《我与地坛》中的句子。迎面是一股幽静而清冽的纯朴气息。那些高大林立的古柏是这园子最忠诚的守护者，几百年来，它们护佑着一座座红墙金瓦的殿堂，荫庇着脚下的每一棵草、每一块砖，使这园子饱经岁月风霜而没有废弃，也保留了这样一个宁静的所在。双腿残废后的史铁生找不到去路，只能摇了轮椅到这儿来，这里的蜂、蚁、

虫、草都是他的伙伴，这里的暮鸦雨燕在为他吟唱，他可以坐着或躺着，读书或者思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他的车轮印。他在这里思考着生与死，也思考着怎样活着。地坛里的四时流转与日月辉光安抚着这颗孤寂而痛苦的灵魂，他决定活下去试试，他要与命运搏一搏。

史铁生在幽静的地坛里边读书、边思考、边写作，他用笔去找寻人生之路，一步步登上了文学的殿堂，并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活得豁达乐观，从容之至。走在园中，我一直在追随着那辆轮椅和轮椅上的思想者的印迹，他走过哪里我跟到哪里。我的手抚过古柏和草叶，他曾在这里停留。我看到阳光将园墙斜切下的阴影，他曾在那里沉思默想。这园子曾是他的另一个家，是他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他在这里度过了狂躁而绝望的青年时光，也在这里积聚起中年的深厚思想，他熟悉这里的一切，这里的一切都熟悉他。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他与地坛融为了一体。

我登上方泽坛的青石台阶，这里是明

清两朝帝王祭祀“皇地祇”神的坛台，史铁生因无法登临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我想我应替他去拜谒祭坛。站在坛台上，青铜方鼎凝重默立，天空辽阔，四野空旷，微风朗日，如沐慈悲。我忽然感受到一种灵魂的坦荡，一种信念的力量。是的，即使一个人的双腿无法涉足，思想却可以凌驾于高台之上。史铁生虽然坐在轮椅上，却比很多站立的人灵魂更高，身影更长。他对生活深沉的爱，对人生真谛的探寻，像正午的阳光照亮了许多人幽暗的心灵角落，给予他人极大的精神馈赠，他的思想至今仍引领人们去探索生命的价值和终极意义。

我在夕阳的余晖中缓缓步下祭坛，心里一个声音说，史铁生已永远地离开了地坛，可是我知道，他也永远地留在了地坛。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天下”



庐山如琴湖雾凇



北京地坛公园美景如画。刘宪国摄（人民视觉）